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一

列傳五十四

張昇字景卿韓城人也少力學有志操舉進士為管內簿留守  
王曾以為有公輔器累遷太常博士京東饑擢守密州昇貸粟  
於民以振之多所全活元昊叛夏竦經略陝西薦昇可任改六  
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歲餘西兵解嚴以為度支員外郎知  
絳州久之為京西路提點刑獄改轉運使知鄧州昇以親老辭  
或以為避事范仲淹曰張昇非避事者也乃聽侍養歷直史館  
河東轉運使入為侍御史知雜事張堯佐綠貴妃恩驟用知開  
封府入內都知楊懷敏夜直入禁中衛士為變而詔不問罪  
昇皆極言之石介死既葬矣夏竦欲中傷富弼謂介實不死北  
走胡昇為辨理之卒得不疑坐微累出知濠州諫官陳升之言

昇忠直宜在朝廷 仁宗曰吾非不知昇賢但其言太直爾  
升之請其事 仁宗曰昇論張堯佐云 陛下勤身克己欲致  
太平柰何以一婦人壞之論楊懷敏云懷敏苟得志所為不減  
劉季述何至是哉升之曰忠直之言人臣所難也 陛下不可  
以為罪 仁宗曰朕未嘗以言罪人如昇之直朕當用之也未  
幾為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轉運使脩古渭城  
昇言古渭斗絕在羌中無險可守餉運回遠得之更以生患既  
城而羌果據廣吳嶺絕餉道裨將劉渙帥兵不時進擊昇以郭  
恩代之賊乃潰去渙以得城不在己也詔奏恩所殺皆老稚由  
是徙昇知青州既而 朝廷察渙之妄黜之復以昇守秦州召  
兼侍讀遂拜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富弼為相歐陽脩為翰  
林學士士大夫以為得人御史趙抃范師道以嘗論列陳執中與  
范鎮議不同不肯就職劉沆以扞師道嘗攻其短陰上書出之  
昇曰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必由 陛下柰何以宰相怒斥  
之乎乃罷沆 仁宗以昇指切時事無所避曰卿孤寒乃能如  
是昇曰臣朴學愚忠仰託 睿聖三子皆服冠裳是不孤寒  
陛下春秋已高玉鬯虛位臣見 陛下之臣多持祿養 而少  
赤心謀國者則似 陛下孤寒也 仁宗為之感動初契丹遣  
蕭德齋其主宗真繪像來且求 御容未報而宗真死子洪基  
立遣使請于朝以昇報聘昇至虜乃欲先得 御容昇曰昔文  
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理為順今 南朝乃伯父當先致恭虜復  
以洪基像來納嘉祐中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進樞密使  
仁宗春秋高而儲宮尚未建昇昔在御史已屢建言矣至是與  
韓琦叶心共議力陳上前 仁宗面諭曰朕已立嗣矣因示以

英宗藩邸舊名昇進曰 陛下不疑否 仁宗曰朕何疑哉昇  
等再拜賀 英宗即位昇請老 英宗曰卿勤勞王家未當遽  
去 詔五日一至樞密院昇力求退乃以彰德軍節度使同平  
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踰年以太子太師致仕昇忠信謹  
儉不受請謁分奉祿以及九族退居十有餘年葺田廬於紫虛  
谷澄心養氣不問時事愈老而耳目聰明卒年八十六贈司徒  
侍中謚曰康節

孫抃字夢得眉州眉山人也六世祖長孺喜藏書為樓而置其  
上蜀人謂之書樓孫氏中進士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絳州召  
試遷直集賢院累擢右正言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慶歷五年升  
祔 二后于 太廟抃為赦文有曰 章獻明肅皇后宣道尊陰  
教輔隆寶業 章懿皇后玉擁慶羨寔生眇冲顧復之恩深保

綏之念重神馭既往仙遊斯邈嗟乎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  
不逮乎九重之承顏不及乎四海之致養念言一至追慕增結  
仁宗覽之泣下謂抃曰卿何以得道朕心中事抃曰臣少以庶  
子不齒於兄弟不及養母以此知 陛下聖心中事 仁宗為  
之流涕皇祐中以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諫官論奏抃非糾  
繩才抃即上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  
事為精神以能許人為風采提給若嗇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  
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  
也 仁宗察其言趣視事內侍有用特恩遷官者抃奏罷之張  
貴妃薨追冊為皇后且有建陵立廟之議抃率同列請對固爭  
之不能得因伏不起 仁宗改容遣之陳執中為相筆婢出外  
舍死或曰嬖妾張氏殺之事聞 仁宗命近侍置獄取證左執

中弗遣有 詔勿推拊奏數十上執中遂罷相改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遷禮部侍郎拊前後多稱薦士大夫久居侍從洎如也人以為長者 仁宗欲用耆老以拊為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拊年益高於事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人以為笑為御史韓縝所言罷為觀文殿學士兼侍讀學士羣牧使 仁宗崩禮院奏當以 太宗為一世 神主祔廟則增一室 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考正拊等議謹按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與昭穆云者據父子而言也若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 國朝太祖為受命之祖 太宗為有功德之宗此萬世不遷者也 大行皇帝神主祔廟伏請增一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 詔從之於是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

議曰臣等謹按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尚三昭三穆之次故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今若以太祖 太宗為一世則 大行皇帝祔廟之日 僖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又詔拊等議拊等議曰臣等切以謂存 僖祖之室以備七世數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禮意 詔又從之 禮院又奏乞與兩制同議 大行皇帝當配何祭翰林學士王珪奏 本朝祀儀季秋大享 明堂祀昊天上帝以 真宗配今請以 仁宗配循用周公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議謹按三代之法郊以祭天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明堂

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矣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臣竊謂聖宗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當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帝之祭當在乎太宗矣當時無一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願深詔有司博謀羣臣而議焉於是又詔再議拊等奏仁宗繼體保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今祔廟宜以仁宗配上帝之享以宣章陛下嚴公之大孝知諫院司馬光

呂誨議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創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案典籍辨宗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食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又以人情言之是紕祖而進父也臣等竊謂宜遵舊禮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詔從拊等議拊後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六十九

贈太子太保謚曰文懿

臣稱曰諸儒議宗廟之禮孫抃徒知七世之數而不達七世之義司馬光以太祖為受命之祖為宋太祖若太祖之位未正則祀六世為合禮矣至議配祭也公輔之論得禮之正光誨之論得禮之宜而珪抃則惑於嚴父之說當是時英宗自旁親入繼以謂不敢廢仁宗上帝之享故勉從其議耳

趙槩字叔平應天府虞城人也少孤力學舉進士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移守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知洪州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民患槩建為石隄高丈五尺長二百丈明年夏水大至度與城平恃隄以全至于今賴之同知宗正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坐失舉謫監密州酒徒楚州糧料院復故官職知滁州召脩起居注久之除歐

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躡槩知制誥而以槩為天章閣待制人意槩不能平而槩恬如也遷知制誥以母老乞知蘇州翰林為學士皇祐二年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契丹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契丹主親酌五桎以勸槩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槩詩置之懷袖使還加翰林侍讀學士累遷禮部侍郎以龍圖閣學士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遂降樞密副使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仁宗命英宗領宗正槩言宗正未足為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為皇子從之英宗即位再遷吏部侍郎神宗立進尚書左丞數求去位以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而卒年八十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康靖槩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

而又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強者歐陽脩坐累對詔獄槩獨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中傷 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仇 仁宗大感悟脩以故得全人以槩為長者槩既老脩亦退居汝南槩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其相得如此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為揚子尉召試為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捍水患大興學校學者盛於東南自湖學始既去而思之名其塘曰胡公塘而學者為立生祠久之為兩浙轉運使召還脩起居注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夜盜入禁中出為和州都監懷敏用事久勢動中外未幾召復故職宿還詞頭不草制論衛士之變蹤跡連懷敏得不窮治誅死幸矣宣宜復在左右其命遂止拜翰

林侍讀學士遷翰林學士兼端明殿學士宿為人清儉謹默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其莅官臨事謹重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吳奎包拯建言在官年七十而未致仕者有司以時按籍舉行宿以謂養廉耻厚風化宜有漸而欲一切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其美節至今行之皇祐新樂成議者多異論有 詔新樂用於常祀朝會而郊廟乃用舊樂宿言書稱同律而今舊樂高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而新樂未施於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遂不行禮部四歲一貢士議者患之請更為間歲議已定宿獨言使士子廢業而奔走無寧歲不如復用三歲之制也眾皆非其言之數年士子果以為不便卒用三年之制 仁宗久未有皇子羣臣多以皇嗣為言未省



宿當作青詞禱祠於山川即建言儲位久虛非所以居安而慮危  
願擇宗室之賢者立之以尉天下之心 仁宗感悟南京鴻慶  
宮災宿以謂南京 宋所以受命建號而大火主於商丘國家  
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於祠官而比年數災宜脩火祀事下太  
常歲以長吏奉祠商丘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地震登萊  
尤甚宿以歲推之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陽生於子而  
陰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  
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為之備  
不然必有內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宿又以為登萊  
視京師為東北隅乃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  
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乘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  
可即禁止以寧地道皇祐五年會靈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

以 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宿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  
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  
如初 詔韓琦議建并州為節鎮宿以為堯遷閼伯於商丘主  
火而商為宋星遷實沈於臺駘主水而參為晉星 國家受命  
始於商丘王以火德又京師宋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  
之星今欲崇晉非國利也自 宋興平僭偽并最後服 太  
宗削之不使列於方鎮八十年矣謂宜如舊制嘉祐六年拜左  
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當重任尤顧惜大體而羣臣方建利害  
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宿獨厭之曰變法古人之難今不務守  
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又以為契丹與中國通好六  
十餘年自古未有也善待夷狄者謹為備而已今三邊武備多  
弛牧馬著虛名於籍可乘而戰者百無一二又謂宜分滄州為

一路以禦虜此今急務也若其界上交侵小故乃城砦王吏之職 朝廷宜守 祖宗之約不宜爭小利而隳大信深戒邊臣生事以為功在位六年其論事皆此類也 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告老乃拜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杭州遷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宿少嘗善一浮圖其人將死謂宿曰我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子其葬我以此報子宿曰爾之後事敢不勉祕術非吾欲也浮圖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顯常如布衣時學問文章諸儒稱述焉弟之子宗愈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世父宿罷樞密副使出守杭州陞辭之日 英宗問子弟誰可繼卿者以宗愈對除集賢校理召對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脩內平盜乘輿寶器宗愈曰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封德彝論校尉不覺罪當死今禁殿卒為盜竊而入內都知了不知覺乞加罪李定自秀州推官除御史宗愈曰 祖宗朝三班御史闕必詔學士丞雜歷選三丞至負外郎以名聞今定自選人超擢非由學士丞雜所薦而選任一出執政意誰為 朝廷糾不法者明日知制誥蘇頌李大臨不草制皆落職歸班宗愈以舍人封還詞頭為是坐奪職通判真州久之擢吏部郎中 哲宗即位除右司郎中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又遷吏部侍郎拜御史中丞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畏天 陛下若留神於此六者則治道得矣役書成牙校募不足許老上戶宗愈極論其非宜悉從募便 哲宗問朋黨之弊宗愈曰君子義之與比謂小人為姦邪則小人必指君子為朋黨 陛下擇中正不倚者用之

則朋黨自銷明日進君子無黨論拜尚書右丞為言者所攻以  
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都府明年召還為吏部尚書哲宗  
親政以宗愈帥定武未行卒年六十六謚曰脩簡後生元祐黨  
入籍云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一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二  
列傳五十五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也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自誓親  
教脩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比成人舉進士兩試國子監  
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洙遊為  
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  
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為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  
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呂夷簡惡之斥守饒州諫官高若  
訥詆訥仲淹以為當黜脩以書深責若訥謂其不復知人間有  
羞耻事若訥以間謫夷陵令徙乾德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范  
仲淹帥陝西辟脩掌書記脩曰吾論范公豈以為利哉同其退  
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慶歷初遷集賢校理同知

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 仁宗登進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分列二府增諫官負用天下名士召脩知諫院未幾脩起居注脩每勸 上延見大臣訪以政事 仁宗再出 手詔使條天下事又開 天章閣召對賜坐給以筆札使具疏于前皆皇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 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脩常為仁宗分別邪正勸行其言改右正言知制誥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 仁宗知脩之文有旨不試與近世楊億陳堯佐及脩三人而已嘗因奏事論及人物 仁宗目脩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為朋黨論以進以為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脩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君子有朋也故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命脩往視利害脩以為麟州天險不可廢又言忻州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他日且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以脩

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 仁宗面諭曰無為久留計  
有所欲言言之脩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  
仁宗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方是時二府相繼以黨議罷去  
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可用之賢  
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  
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搖動大臣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去  
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  
過難為一一求瑕唯指以為朋黨則可以一時盡逐至如自古  
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  
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  
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  
外臣所以為 陛下惜之也為朋黨論者惡脩異已又以善言其  
情狀愈益忌之會脩之外甥女張嫁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  
者乘此欲并中脩遂起詔獄窮治張資產 仁宗遣中官監劾  
之卒辨其誣脩坐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徙楊潁二州復龍圖閣  
直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既免喪入見鬚髮盡白 仁宗怪  
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流內銓小人畏脩復用偽為脩奏  
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  
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脩引對取旨 仁宗特令改宦官  
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知  
同州言者多謂脩無罪 仁宗悟留刊脩唐書為翰林學士加  
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所代包拯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脩簡  
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或以為言脩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  
長事無不舉彊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遷給事中

為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 詔兩省臺諫集議脩故奏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執中當國主橫壠之議其後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臺諫謂執中過惡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脩上疏曰 陛下用相非其人以天下之事柰何委一不學無識詭邪很悞之執中而甘心焉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 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為 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免狄青為樞密使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 仁宗不豫諸軍訛言籍籍脩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為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青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疏曰 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 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嘉祐五年為樞密副使明年拜參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  
有司時東宮猶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 英宗即  
位以疾未親政 慈聖光獻皇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往來  
二宮彌縫其闕卒復明辟再遷吏部侍郎 神宗即位遷尚書  
左丞脩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  
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初 朝廷議  
加 濮王典禮也臺臣以脩主此議專以詆脩語在 濮王事  
中脩著 濮議引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服者齊衰  
期也謂之降服親不可降降者降其外物爾喪服是也其必降  
者示有所屈也以重承太宗之重尊祖而為之屈於此以伸於  
彼也生莫重於父母而為之屈者以承大宗者亦重也此以義  
制者也父子之道天性也臨之以大義有可以降其外物而本  
之於至仁則不可絕其天性絕人道而滅天理此不仁者之或  
不為也故聖人制服為降三年為朞而不沒其父母之名以見  
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此以仁存者也今議者欲以為人後之  
故使一旦反視父母若未嘗生我者其絕之也甚矣使其真絕  
之與是非人情也迫於義而偽絕之與是仁義者教之為偽也  
其議如此臺臣既出而來者持脩愈急先是蔣之奇盛稱 濮  
議之是脩由是薦之得為御史既而反攻脩及其帷薄事事連  
其子婦脩杜門求辨其事 詔詰問之奇語所從來之奇言得  
之彭思永思永言出於風聞曖昧無實嘗戒之奇勿言 神宗  
為其詞窮遂去脩亦力求退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  
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時諸路散青苗錢脩乞令民止納本錢以  
示不為利罷提舉官聽民以願請不報除宣徽南院使判太原

府脩力辭丐易蔡州大略以久疾昏耗不任重寄復曰時多喜  
新奇而臣思守拙衆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以譏切王安石遂  
聽以舊官知蔡州脩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乃以  
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脩昔守潁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  
歸而居室未備處之怡然不以爲意脩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  
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  
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吾老於  
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居潁一年而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  
師謚曰文忠脩於六經長於易詩春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  
見常奉 詔撰唐本紀表志又自撰五代史記二書本紀法嚴  
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志與遷固相上下有易童子問  
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曰六集又四  
十餘卷脩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尹洙孫復石介梅堯  
臣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之 朝廷官其子弟蘇洵以布衣隱  
居於蜀脩得其書獻諸 朝當時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  
惟恐人不知也嘉祐間 朝廷進人之路稍狹脩建言以館閣  
育材材既難得其人又難知則當博採而多蓄之與一得其間則  
傑然出爲名臣矣餘亦不失爲佳士也遂 詔韓琦曾公亮趙  
槩及脩各舉五人一時得士爲多脩嘗稱故相王曾之言曰恩  
欲歸已怨使誰當且曰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此古人  
之所歎也惟不思而得既得而不患失之者其庶幾乎脩以論  
政不合固求去位年未及即告老天下高之四子發奕棊辨  
棊字叔弼以父脩陰守祕書省正字年十二三脩著鳴蟬賦棊  
侍脩語之曰兒異日能爲吾此賦否因書以遺之脩又嘗書以



教業曰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物善蓄者則不竭善應者則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者得之易也及長舉進士脩在位及告老業不肯言仕脩卒始仕為審官院主簿遷太常博士 哲宗即位為著作郎入省為職方禮部員外郎 詔議南北郊祭或曰分祭禮也或曰合祭禮也業曰分祭合祭唐志有之矣吾先君子之所論也雖欲合議者而排分祭則非吾先君子之意也章惇入相業以祕閣校理知襄州又知潞州坐元祐黨奪校理元符三年還朝為吏部郎中遷右司郎中請外以直祕閣知蔡州復係元祐黨鐫直祕閣罷居潁州卒年六十七 初脩以道德文章為 三朝所知天下學士大夫皆師尊之而業亦能以文學世其家有文集二十卷其他著述又五十餘卷

臣稱曰斯文古今大事也天未嘗輕以畀人然自孔子以來千有餘載之間得其正傳者僅四五人而已孔子既沒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有荀卿荀卿之後而楊雄出雄之後而韓愈繼愈之後而脩得其傳其所以明道祕而息邪說立化本而振儒風邃然以所學入發為 朝廷之論議志得道行沛然有餘則功利之及於物者蓋天之所畀也故天下尊仰之如泰山大河日月所不能磨而竭矣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三

列傳五十六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也舉進士以大理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和州管庫而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及親亡廬墓側終喪不忍仕久之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鬻之或有告私屠牛者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盜色變遂引犬徙知端州入為監察御史建言 國家取士用人不得實歲賂戎狄非禦戒之策又言諸路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拮據細故使吏不自安 詔為罷之使契丹虜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欲誘納叛人刺候疆事邪拯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問涿州門邪虜有沮色為三司戶部判官出為京東轉運使改直集賢院徙

陝西路又徙河北入爲三司戶部副使奏罷斜谷務造船材木  
十萬及罷七州河橋竹索數十萬奉使河北言牧馬占邢洛趙  
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悉請以予民事多施行擢天章閣待制知  
諫院張堯佐挾貴妃以請自三司使拜宣徽節度景靈二使拯數論斥  
使拯上疏切諫語在堯佐傳卒奪其宣徽景靈二使拯數論斥  
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又錄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坐右及別條七  
事言明察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  
條責臣下牽錄微過其論甚美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爲河北轉  
運使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請諸州  
毋得回易公使錢徙楊廬二州廬即拯鄉里也親黨有犯法者  
拯無少貸焉坐失保任降知池州徙江寧府召知開封府舊制  
訟牒令知牌司收之於門外拯使徑至庭下辨曲直吏民不敢  
欺京師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惠民河上歲久湮塞遂盡毀  
去中貴人僞增地契步數者拯奏劾之權貴爲之斂迹嘉祐三  
年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上疏請立皇嗣曰東宮虛位日久  
天下以爲憂羣臣數以爲言而 陛下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  
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 仁宗  
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乞 陛下豫建太子者爲 宗廟萬世計  
耳 陛下問臣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六十且無子非微後福  
者 仁宗喜乃曰當徐議之拯又上疏陳教養宗室之法責諸  
路監司聽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兩制得  
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假日皆施行之張方平爲三司使拯攻  
罷之而除宗祁拯又擊祁祁罷遂除拯三司使歐陽脩疏拯所  
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家居

避命者久之六年拜禮部侍郎樞密副使七年終于位年六十  
四贈禮部尚書謚曰孝肅極爲人不苟合未嘗僞辭色以悅人  
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亦皆絕之人多憚其方嚴仕已通顯奉  
已儉約如布衣時少爲劉筠所知筠無子爲奏其族子爲後而  
請還其所沒田廬有奏議十五卷

吳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也年十七舉進士既冠調古田簿廣  
信軍判官官者楊懷敏增廣北邊屯田至奪民穀地無敢抗之  
者奎上書論其不便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使人訟果他  
事奎爲果辨其誣果遂得免改大理寺丞僉判武寧軍監京東  
排岸司時衛士夜盜入禁中楊懷敏當宿直而得罪輕奎言

陛下私近幸而屈公法臣竊爲陛下惜之再遷殿中丞奉賢  
良方正對策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加直集賢院改起居  
舍人同知諫院奎勸仁宗禁切左右姦佞內東門捉獲賂遺  
禁中物下開封府劾而府尹用內降釋之奎劾其罪尹坐黜御  
史先事論赦書中語詰所從來奎奏言御史許風聞言事事有  
非實則當容之若窮其主名是後誰敢以事告于陛下者是  
自蔽其耳目也論郭承祐以舊恩不當爲宣徽使內臣何誠用  
石全育皆左右私謁之害者不當用爲御藥悉罷之御史唐介  
劾宰相文彥博事連奎彥博罷相奎亦出知密州徙兩浙轉運  
使久之同脩起居注遷知制誥奉使契丹遇虜王加稱號邀使  
者入賀奎自以使事有職不爲往比還中道與虜使遇虜人衣  
服以金冠爲重紗冠次之而使人輒欲以紗冠邀漢使盛服奎  
不許而殺其禮見之坐是黜知壽州至和三年大水奎上疏曰  
陛下即位三十四年而儲嗣未建災沴之發乃天地祖宗以

警 陛下也不然 陛下無大過 朝廷無甚失而天惟降災  
何邪臣願 陛下早建儲嗣以繫天下之心拜翰林學士知開  
封府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復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遂拜  
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英宗即位再遷禮部侍郎於是奎辭  
英宗曰朕以卿嘗有建儲之言也以父喪免 神宗即位復拜  
樞密副使踰月拜參知政事 神宗嘗與奎言追尊 濮王事  
奎對曰 仁宗於 先帝有天地之恩不可忘也追尊事誠牽  
私恩 神宗深然之已而王陶論韓琦曾公亮不押文德殿班  
以為跋扈奎亦上疏言陶險躁摧辱大臣 神宗欲除陶翰林  
學士奎固執不可陶亦上疏詆奎阿附宰相陶出知陳州奎亦  
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司馬光言奎名望素重今  
為陶罷奎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 陛下所即位若舉

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聽非宜 神宗乃召奎供職謂  
曰成王豈不疑周公邪 神宗嘗對輔臣稱王安石之賢 先  
帝召之不起今又力請郡何也曾公亮對曰安石文學器業自  
宜用世請郡必以疾也奎對曰安石當 仁宗之世嘗議刑名  
不當有 旨釋罪不肯入謝意以為韓琦沮抑故爾公亮曰安  
石輔相才也其奎此言熒惑 聖聽奎曰臣見安石臨事施設  
自用護前所為迂闊萬一用之必紊亂綱紀曾公亮熒惑 聖  
聽臣奎不熒惑 聖聽奎尋出知青州卒年五十八贈兵部尚  
書謚曰文肅奎性強記博識百家歷代史傳記律令無所不覽  
少時甚貧晚貴以錢二百萬置義莊以周親戚朋友之貧者死  
之日家無餘財諸子至無屋以居當世稱之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也少孤貧舉進士為武安軍節度推

官有偽造印者吏以爲當死拊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監潭州糧料院歲滿知崇安縣徙通判宜州以母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終喪起知海陵江原二縣還通判泗州入爲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鐵面御史其言常欲 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後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拊論其當罷以金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二十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爲宣徽使拊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法事命遂寢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至和中 仁宗不豫而皇子未定拊疏請擇

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知睦州甚有惠政移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遷侍御史召爲右司諫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拊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拊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即居家待罪二人皆相次去位拊與言者亦罷得知虔州虔州盜賊號難治拊變通鹽法疏鑿贛石民賴其利召知御史雜事改三司度支副使爲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前此有 詔募義勇州郡不時辨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拊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拊前使蜀時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旣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

此獄其人皆懼意拊必盡用法拊察其無他曰此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歡服會榮諲除轉運使陞辭英宗面諭曰趙抃為成都中和之政也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及謝 神宗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邪抃知 神宗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皆骨鯁敢言久遣不復無以慰摺紳之望神宗納其說郭逵除僉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抃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抃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欲啓聞 神宗手詔嘉之會王安石用事下視廟堂如無人因爭新法怒目同列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抃折之曰君言失矣如臯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邪安石默然抃與安石議論多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抃

言 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 宗廟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熙寧三年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州故多盜聞抃性寬大細民多駢聚為盜抃捕獲其情重者黥配他州盜遂遁去徙青州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將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進大學士知成都府劔州民造符牒度僧聚眾二百人告者以為有異謀捕得獄具抃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其首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為脫逆黨 朝廷取其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逢蠱聚境上遣吏捕逐皆乞降願殺婢以盟抃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繫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

拊命謹呼以聽訖事不殺一人移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  
拊出官廩平其價以糶次諭富人出粟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  
焉下令脩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復知杭州杭旱  
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其城拊曰民未可勞也  
罷之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退居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與山  
僧野老游不復有貴勢也居六年卒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  
曰清獻拊和易長厚氣貌清逸人不見其喜愠年四十九即不  
御內自號知非子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  
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云子岷亦  
篤行君子也嘗為御史論事知治體後為太僕少卿以卒

唐介字子方荆南人也舉進士為武陵尉又為沅江令遷著作  
佐郎知任丘縣通判德州為御史裏行時造龍鳳車于啓聖院

內出珠玉為嚴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慢况為後宮  
奇靡之器哉仁宗即令徙出三司使張堯佐一日除宣徽節  
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諫官包拯等力爭又請御史中丞王舉  
正留百官班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居頃之復除宣徽使介  
獨爭之不能得求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於是劾宰相  
文彥博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因此為執政  
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  
擬以此知非陛下之意蓋彥博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  
陛下有私於後宮之名內實自為謀身之計諫官吳奎與彥博  
相為表裏謂彥博有宰相才自彥博獨專宰政凡有除授多非  
公議乞罷彥博而相富弼仁宗怒甚却其奏不視且言將貶  
介介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也仁宗急召二府以奏示



之曰介言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質彥博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適叱介下殿即貶介春州別駕御史中丞王舉正脩起居注蔡襄皆言貶介太重會 仁宗亦中悔明日改英州別駕又明日彥博罷吳奎亦黜而介自是以直聞天下尋徙監郴州稅通判潭州復召為殿中侍御史他日介奏曰臣繼今言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 陛下願聽解言職乃除直集賢院開封府推官出知揚州歷江東轉運使江淮發運使三司度支副使徐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一日 仁宗與介語及諫諍事且曰朕向用張堯佐而言者指言用堯佐必有明皇播遷之禍朕果用之豈遂如明皇播遷乎介曰用堯佐未必播遷使 陛下播遷則更不及明皇蓋明皇有肅宗興復社稷 陛下安得有肅宗

乎 仁宗變色徐曰此事與宰相商量久矣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連奏絳以險言中傷大臣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司絳坐黜陳升之除樞密副使介與趙抃王陶呂誨論升之姦邪交結中人進不以道不可大用介凡九奏卒罷升之介亦出知洪州明年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瀛州 英宗時召為御史中丞居數日又以為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 神宗即位遷給事中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 神宗亦欲用翰林學士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以問執政曾公亮因薦之介曰安石不可大任 神宗曰卿謂安石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曰非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為政恐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至中書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困擾必矣時執政嘗

因進除自 神宗久之不決既數日乃曰朕已謀之於王安石矣介曰此小事也 陛下不以付大臣況大事乎中書政事豈可決可否於翰林學士也未幾安石參知政事奏言中書處分事用劄子皆言奉 聖旨不中理者什常八九若止令中書自出牒不必稱 聖旨介曰安石不欲稱 聖旨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執政皆忠賢猶為人臣擅命義亦難安或非其人豈不害國初安石議謀殺人傷者許首服以律案問欲舉法坐之得免所因罪介數與安石爭論於 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為不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為可首安石曰以為不可首者皆朋黨也安石辨益辨介不勝憤悶疽發背而卒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 神宗謂其 先朝遺直也故大用之既卒贈禮部尚書謚曰質肅子淑問 神宗以其世家擢為御史甚有

直名義問終集賢殿脩撰

臣稱曰 仁宗深仁大度與天地並舉天下是非付之臺諫其所進退宰相皆取天下公議臺諫是則黜宰相宰相是則黜臺諫唐介之論彥博若其言不至於大訐則彥博去位而介亦安於職矣惟其訐乃所以見黜也且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問則於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雖訐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於聽言之美為有媿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烏乎忘已以用人虛心而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 仁宗為法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四

列傳五十七

張方平字安道宋城人也少穎悟絕人凡書一覽終身不再讀宋綬蔡齊見之以爲天下奇才也共以茂材異等薦之中選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復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又中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譴絕以激使其衆方平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舍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爲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

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皆欲發兵誅之惟方平與吳育同不果用其議遂決計用兵天下騷動方平上平戎十策大略以宜屯重兵河東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靈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度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召對除直集賢院遷知諫院時夏人寇邊王師挫宰相張士遜嘗建言軍旅之事樞密院任其咎以故王醜罷知院事而中書自若也方平援典故請政事總於中書以通謀議仁宗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夏竦為四路帥盡護諸將四路稟復事失機會方平請罷竦總帥使四路各自為守及慶歷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方平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赦書招徠夏寇令邊

臣通其善意仁宗喜曰此朕心也是歲赦書開諭如方平意自是元昊通好而西師解嚴脩起居注召試知制誥拜翰林學士遷御史中丞初唐詢為御史以親喪免服除還故職適與宰相賈昌朝親嫌參知政事吳育用故事罷詢而方平輒奏留詢因譖育育卒罷為翰林學士三司使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權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方平見仁宗問曰河北再權鹽何也仁宗曰始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太祖征河東還父老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仁宗曰卿語宰相力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於澶州為佛老會者七日以報上恩加端明殿學士慶歷中

衛士爲變貴妃張氏有扈蹕功樞密使夏竦倡言講求所以尊  
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  
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 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  
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執中聳然從其言而罷會三司  
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事連方平出知滁州未幾復以端明殿  
學士知江寧府加龍圖閣學士徙知杭州 母喪服除判流內  
銓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 郊赦減畿內稅三分  
遂爲定制以禮部侍郎知滑州徙益州走馬承受張勉入奏廣  
南蠻賊儂智高誘雲南寇蜀兵已涉邛部川 朝廷促方平行  
且發秦渭兵馬役民夫晝夜築城增諸縣弓手率三倍方平徑  
至府下令悉歸所增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鐙大啓城門  
民心乃定已而得邛部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流

其餘黨於湖南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賦四十萬減鑄錢十餘  
萬又列上漕運十四策 仁宗悉施行之未甚年而 京師有  
五年之蓄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夏酋  
諒祚大點集戎騎竝邊蕃戶多逃匿山林方平料閱軍馬聲言  
出境賊既不至諫官司馬光因論方平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  
亮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哉復知南京 英宗即位遷禮部  
尚書請知鄆州明年還爲翰林學士承旨 英宗不豫召方平  
赴福寧殿 英宗馮几不言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 詔立  
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 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 英宗  
力疾書以付方平翌日 制立 穎王爲皇太子 神宗即位  
召見側門方平曰 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驩然請損之神  
宗曰奉先可損乎方平曰 遺制固云以 先志行之天子之

孝也 神宗以為然除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論方平貪邪不當參大政光既遷以呂公著為中丞公著又以為言亦會方平丁父憂免喪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方平因陛辭極論其害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 神宗謂曰能復少留乎方平曰退即行矣 詔舉諫官方平以李大臨蘇軾應 詔累請南京留司御史臺許之尋知陳州徙南京 神宗欲除方平宣徽使留 京師王安石言方平為御史中丞嘗附賈昌朝今授以宣徽使無名且不可留京師遂拜宣徽北院使知青州除中太一宮使久之易南院使判應天府 神宗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卿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

師征安南方平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遂條上九事新法鬻鬻坊場河度司農請并祠廟鬻鬻之方平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闕伯封於商丘以王大火徽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 神宗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鬻請老除東太一宮使後二年以宣徽南院使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領使如舊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司空謚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善屬文數千言立就嘗知貢舉有薦王安石文學宜辟以考校方平從之安石既來凡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之檄以出自是與之絕守蜀日蘇洵携其二子軾轍游京師方平一見待以國士而蘇氏父子名聲遂動天下云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也初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  
仁宗改賜今名除將作監丞通判懷州遷直集賢院同知太常  
禮院廢后郭氏在殯有司前具上元觀燈燕拱辰言晉大夫智悼  
子卒未葬平公飲酒杜蕢揚暉郭氏以后禮葬豈獨大夫比耶  
請罷御樓觀燈及遣奠日仍禁都下聲樂歷三司鹽鐵判官脩  
起居注改右正言知制誥初 朝廷禦邊重西北而輕東南拱  
辰請做唐制益以東路之潮西路之邕容各總節制與廣桂為  
五管慶歷元年益梓饑以拱辰為安撫使至則奏蠲逋負以寬  
民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灤何為者耶一葦可航投  
葦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路矣 仁宗以問拱辰對  
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守固  
先王不廢而 祖宗所以限胡騎也是歲契丹遣六符來求關

南十縣其書謂 太宗并汾之役舉無名之師直抵幽薊拱辰  
請對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偽契丹遣使行在致誠款已而寇  
石嶺關潛假兵以援賊 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北  
征豈謂無名因作報書云既交石嶺之鋒遂有薊門之役虜得  
報繼好如初遷起居舍人知開封府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  
丞劉六符之求關南也虜意不測在庭之臣無敢使虜者富弼  
往報聘庭折其君臣虜辭屈 朝廷增幣二十萬而和 仁宗  
深念弼之功拱辰曰富弼不能止夷狄谿壑無厭之求 陛下  
止一女若虜乞和親弼亦忍棄之乎 仁宗正色曰苟利社稷  
朕豈愛一女乎拱辰驚懼知言之不可入也因再拜曰 陛下  
屈已愛民如此天下幸甚李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又除使相  
拱辰言用和無功而驕 朝廷名器不可輕以假人甚非所以

全后家之道也又言夏竦經略無功移疾求郡為自安計不當  
用為樞密使遂罷之蘇舜欽監進奏院因祠神燕集客有因酒  
放言為御史彈擊以舜欽易故紙得錢為會請屬吏如法拱辰  
遂言其放肆狂率實為害教由是皆坐重貶又言中書密院總天  
下機務巨細一切省覽窮日力不暇何暇遠圖哉宜悉除細務  
歸之有司僧紹宗因錫佛像惑眾聚財都人爭以金銀飾投冶  
中宮掖亦出貲佐之拱辰曰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動士心  
起民怨 詔遣中使禁止之除翰林學士為三司使首言兵冗  
不精費廩食宜訓練澄汰為持久計三路欽糴法當隨時盈縮  
以權輕重改翰林侍讀學士知鄭澶瀛三州留守西京除翰林  
學士承旨拜三司使使契丹虜王遇之厚親御琵琶以侑酒拱  
辰謂其館伴曰南朝峭漢惟我館伴為虜王言之虜王曰吾見

奉使之入惟富弼不可量也吾嘗問弼南朝如卿人材有幾  
弼曰臣斗筭之器不足道 本朝人材勝如臣者車載斗量察

斯人大未可量也拱辰使還除宣徽北院使御史趙抃論拱辰  
奉使契丹輕率失言又言知潭州任顛與轉運判官李章賤市  
死商真珠有司具獄來上而拱辰悉以珠進內以章宰相壻也  
罷為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帥秦定二州再守西京移北京

神宗即位還朝見 神宗言曰臣欲納忠未知 陛下意所向  
又言牛李黨事方作不可不戒 神宗以語執政王安石曰此  
未足為姦邪以未知 陛下意所向此真姦邪也曾公亮因言  
拱辰在 仁宗時已知其不正不復任用安石曰拱辰交結溫  
成皇后家人皆知之於是遂出守南京徙河陽再守西京召還  
為西太一宮使元豐初為宣徽南院使再守北京拱辰曰臣老



矣恐不足任事 神宗曰北門重地卿舊治也勉為朕行拜安  
武軍節度使改鎮彰德卒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懿  
恪  
臣稱曰方平附賈昌朝以諧吳育拱辰黨呂夷簡以撼富弼固  
正士之所不與也然方平志大氣高有宏毅開濟之資識王安  
石之姦於將用之初知蘇氏父子之賢於未遇之際蓋有絕人  
者拱辰不可同日而語矣蘇軾序方平文有云世遠道散雖志  
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得非有為而言與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四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五

列傳五十八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也為人質直剛勁舉進士為贛縣尉  
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秘書丞集賢校理范仲淹  
以言事忤意宰相貶饒州諫官御史不敢言靖上疏論仲淹不  
當貶且言 陛下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坐  
落職監筠州酒稅徙秦州知英州以母憂去官免喪復為校理  
除右正言方是時 仁宗勵精政事增諫官負將以有所為靖  
數言事合意慶歷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  
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毋與和 朝廷患之  
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靖獨以謂  
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

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也 朝廷雖是其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靖諫議大夫以報卒屈其議而還 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是歲除知制誥史館脩撰而契丹卒自攻元昊使來告捷又以靖往報靖通外國語至為蕃語詩為御史劾奏出知吉州靖嘗劾茹孝標不孝坐廢靖既失勢孝標因之告靖少時嘗犯法靖聞之不自得左遷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六年起知虔州以父憂去官儂智高陷雍州乘勝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喪次起靖以秘書監知潭州改桂州智高圍廣州不克則還據邕自智高初起交趾請出兵助討賊靖以謂智高交趾叛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至是靖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忿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援既而 朝廷遣狄青會

靖兵敗賊於歸仁智高去入海邕州平除工部侍郎仍帥桂管拜集賢院學士久之徙知潭州又知青州除吏部侍郎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皇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歸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遷尚書左丞知廣州拜工部尚書代還卒于金陵年六十五贈刑部尚書謚曰襄

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游人也舉進士歷漳州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校勘遷秘書丞知諫院兼脩起居注仁宗以天下久安而西師無功慨然厭兵思正百度排羣議進用二三大臣又 詔增置諫官四員襄在選中於是宰相呂夷簡寵遇最隆襄言其過請罷其軍國大事元昊使人乞和所請過多襄上言曰元昊始以兀卒之號為請又欲稱男而號吾祖

此足見羌戎悖慢之意今縱使元昊稱臣而上書於朝廷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以右正言直史館知福州以便親遂為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溉田民以為利為襄立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以父憂去官服除復脩起居注御史唐介以直言貶春州別駕襄言貶太重介得改英州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宰相梁適罷臺職襄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後婁有除授非當者輒封還之仁宗嘉其有守聞其母老特賜冠帔以寵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進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福州復移泉州襄為政精明而於閩人尤知其風俗時閩士多好學而專詞賦以應科舉襄得鄉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嘗至數百人襄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

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學行著稱鄉里襄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曲豆後為孝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襄下令禁止於巫覡生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召拜翰林學士三司使仁宗山陵襄總其事調度供億皆數倍勞費既廣為議者所非初仁宗既立皇子而外人稍言襄嘗有異議英宗在慶寧聞之及親政數問大臣襄如何人因襄數請告英宗曰三司掌天下錢穀事務繁多而襄久在病告何不更用人後夏人犯邊英宗又曰邊事將興軍須未備三司當擇人襄聞之不自安遂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遷禮部侍郎知杭州於是韓琦進曰蔡襄事出於流言難以必信前世人主以

疑似之嫌害及忠良者可以為鑒歐陽脩曰陛下曾見襄章  
疏否 英宗曰不見也脩曰往時夏竦欲陷富弼乃令婢子學  
石介書歲餘學成仍偽作介與弼書謀廢立事為言者所發賴  
仁宗聖明弼得免禍臣亦嘗為小人嫉忌偽作臣一劄子乞沙  
汰內官欲以激怒羣閣亦賴 仁宗保全由是而言 陛下曾  
見襄章疏猶須更辨真偽況傳聞疑信之言哉 英宗曰傳聞  
何可信也未幾襄丁母憂以疾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於  
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嘗會飲會靈東園  
客有射矢誤中傷人者客指為襄矢京師喧然事既聞 仁宗  
以問襄襄即再拜媿謝終不自辨退亦未嘗以語人工於書人  
得其字以為珍藏 仁宗尤稱愛之 御製元舅隴西王碑命  
襄書之其後又以襄書溫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不肯書曰

此待詔職也性嗜茶第其品目以為譜云

何郊字聖從成都人也舉進士由太常博士為監察御史遷殿  
中權侍御史知雜上疏言宰相陳執中寡學術參知政事丁度  
輕脫樞密使夏竦回按皆不協人望不當在此位親從官謀為  
不軌竊發寢殿而連日賊未得內臣楊懷敏倚夏竦冀免失職  
之過郊劾其罪章累上而懷敏未去郊言不已 仁宗正色曰  
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郊曰古者諫不行言不聽  
故臣有碎首今 陛下從諫如流何用此舉必若碎首龍墀則  
美歸於臣子而過在君上臣不忍為也 仁宗悅懷敏遂斥去  
方是時諫官有進姦言者以賊之根本起於 皇后閣意欲傾  
中宮以進貴妃且言貴妃有扈蹕之功郊曰此必姦邪之人欲  
陷 皇后願 陛下詳察 仁宗悟郊由是名重 朝廷又言

郭承祐不當為宣徽使張堯佐不當為三司使居職三年以親老乞郡除直龍圖閣知漢州就遷集賢殿脩撰知梓州進天章閣待制入判銀臺司殿中丞龍昌期上所注書賜章服郊言昌期異端之學不宜崇長 詔追所賜文彥博少從昌期學惡郊言出為龍圖閣直學士河東都轉運使劾奏故相梁適帥太原職事多弛適徙河陽又劾內侍蘇安靜為都鈐轄怙寵不法而安靜亦降為河中府鈐轄 英宗即位移知永興軍徙河南府郊上九事一曰開聽納二曰遵典故三曰敦教化四曰辨邪正五曰明功罪六曰寬刑典七曰擇監司八曰進賢才九曰重名器召還判三班院知梓州始郊為御史鯁切無所避為 仁宗所知晚節稍回畏在梓州因地震言陰盛臣彊以譏切韓琦又乞召還王陶以合 上意由是名聲損於御史時也後提舉玉

局觀以尚書右丞致仕卒年六十九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知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之摯曰貸民所以為惠也反撓民可乎奏請緩期輸之慶歷中為御史權知諫院元昊納款石元孫來歸議者欲援赦釋之摯不可曰元孫不能死行陳今不誅何以厲將臣哉李用和除宣徽南院使不數日又除同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瓊國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功臣也晚年方得使相 陛下豈可以名器而私外戚哉又言張堯佐緣宮掖以進恐上累 聖德 仁宗曰梅摯言事殊有體為三司戶部副使以事出知海州徙蘇州入為三司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州歲調民以備河民甚困摯以州兵代之而民獲休息入知三班院出知杭州

仁宗賜詩以寵其行徙江寧府拜右諫議大夫移知河中府卒年六十五摯資性純厚不為矯厲之行平居未嘗問事云許元字子春泰州海陵人也少以蔭為太廟齋郎稍遷太子中舍知如臯縣元為吏其術長於治財自元吳叛西兵出久無功而天下勞弊三司言元有財以主權貨元言先時買人入粟塞下京師錢不足以償故錢償愈不足則粟入愈少而價愈高是謂內外俱困請高塞粟之價下南鹽以償之使東南去滯積而西北之粟盈此輕重之術也行之果便於是范仲淹薦其能擢江淮荆浙制置發運判官既又為使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治千艘浮江而上所過州縣留三月食其餘悉發而州縣之廩遠近以次相補由是不數月京師足食既而歎曰此可為於乏時然歲漕不給者有司之職廢也乃考故事明約信

令發斂轉徙至於風波遠近遲速賞罰皆有法凡江湖數千里外談笑治之不擾不勞而用以足先是江淮歲漕京師者常六百萬石其後十餘歲歲益不克至元為之歲必六百萬而常餘百萬以備非常 仁宗嘗謂執政曰發運使總六路之廣其財貨調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之擢元天章閣待制元在職十有三年已而乞守郡乃以知揚州越州又徙泰州卒年六十九 陳希亮字公弼眉州青神人也舉進士知長沙縣浮圖有海印國師者出入 章獻明肅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從耳去為雩都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

矣後為開封府司錄青州男子趙宇上書言元昊必反宰相以  
宇為狂徙建州而元昊果反宇自訟所部弗受即亡至京師自  
訟宰相怒下宇開封獄希亮奏乞以宇所上封事付所司其言  
驗不當加責與宰相爭不已宇由此得釋會考殺外戚沈元吉  
沈氏訴之希亮坐免官盜起京西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  
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百人  
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轉運使使供奉官  
崔德贇督捕盜賊誣向氏父子為盜梟其首于市希亮察其冤  
下德贇獄德贇竟抵罪歷知宿滑曹壽四州提點江東河北刑  
獄入為開封府判官久之為京西京東轉運使知鳳翔府始州  
郡以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既  
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自劾求去坐是分司西京遂致

仕卒年六十四希亮為人清勁寡欲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  
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  
民滑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其為吏嚴而  
不殘少時從鄉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希亮以女甥  
其子而贍恤其母終身其篤於恩義如此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軍人也舉進士為招信尉金壇令知隄為  
縣通判潭州孫抃未識中復即舉為監察御史裏行或問其故  
抃曰昔人耻呈身御史今豈薦識尚書官耶遷殿中侍御史裏  
行彈治宰相梁適罷中復亦出通判虔州未至知池州復召還  
宰相劉沆遂言官趙抃范師道中復論沆治溫成喪天下謂之  
劉鬻俗謂鬻棺者為鬻則沆素行可知於是沆罷相為殿中侍  
御史改右司諫論賈昌朝不宜拜樞密使遷同知諫院侍御史

知雜事除三司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潭州徙瀛州改河  
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移知成德軍時方行  
青苗法使者至將徧行諸邑中復謂斂散固自有期止之移知  
成都府時議以永康軍為縣中復以為永康控制威茂不可廢  
其後夷人寇茂州乃復以永康為軍云遷給事中知永興軍關  
右大旱人多流亡中復奏請賑卹而執政遣使案驗誣以不實  
坐奪一官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坐用公使違法被劾罷府事  
卒年六十八中復為人樂易簡約好周人之急士大夫稱之

東都事略卷第七十五



程